




梅林深处

潘吉一著


从书写人性的角度出发，关注现实和个体，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特别是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极具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梅林深处

潘吉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林深处 / 潘吉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 · 小说林)

ISBN 978-7-5068-3860-3

I . ①梅… II . ①潘…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626 号

梅林深处

潘吉 著

图书策划 武 陈 和 张

特约编辑 陈 武

责任编辑 卢安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860-3

定 价 38.00 元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就好比一座

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

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 目 录 —

二 舅

001 ◀

渡

015 ◀

好市民高小刚

026 ◀

围 棋

036 ◀

婚姻之门

046 ◀

手

064 ◀

迷人的旅伴

074 ◀

秋 天

087 ◀

血色黄昏

099 ◀

目
录

冰凉的夏天

▶ 109

脚

▶ 122

燃烧的日子

▶ 137

车啊车

▶ 149

杯子的故事

▶ 156

窗台上的脚印

▶ 166

走天路

▶ 174

残局

▶ 189

梅林深处

▶ 220

水边的玉翠

▶ 261

二舅

二舅长得身高马大，一表人才，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英俊的身材，而是他那张关公一样的脸。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二舅最爱喝酒。

我们这里管“喝酒”叫“吃酒”，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还喜欢把“吃酒”说成“吃老酒”。不知老祖宗为何要把“喝”说成“吃”？开始我以为是一样的动作，只是说法不一，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两者是有区别的。“吃”比“喝”多一个咀嚼过程，多一个咀嚼，也就意味着过程更长、更有滋味。

二舅一生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吃酒，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们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我在外公外婆家生活那阵子，二舅插队去了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次回家就向我外婆伸手要钱买酒吃。外婆很抠搜，一般不给钱，即便有时发善心给一点也总是边掏钱边骂人，“腻猢猻，老酒吃么哉，总有一天吃杀忒！”

“腻”是我们生活中的土话，“第二”的意思。凡跟“腻”字沾边的都不怎么好，腻垃糍——不好相处的人、腻邈邈——不讲卫生的人、蒋腻奶奶——惹不起的人。二舅在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二，自然也不怎么

好，可这个“腻”字着实冤枉了他。二舅既不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也不是一个不讲卫生的人，更不是一个惹不起的人。

二舅有个怪癖，说出来也许你不信。他从小到大，每次在家里坐马桶大便时，非得把下身脱得一丝不挂。有一次被我发现，好奇地问他原因。他说，这样太舒服，大得出。我私下里想，他是空傲干净，生怕大便大到自己裤子上。二舅的衣服不多，裤子就更少，我看他老是穿着那条卡其布的黑裤子。

二舅虽然衣服少、钱也没有，但人善良、脾气好，外婆骂他一般不回嘴，如果马上有酒吃，就会像神仙那样乐呵呵的，更不会回嘴了。有一次二舅从乡下回城，开口问我借钱，我问他派啥用场？他说酒念头上来了。我说，上午不是看到外婆给你钱了么。他说，没了。我说不可能。他说真的没了。原来他在酒店门口遇上了乞丐，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孩。听那女孩说，父亲早亡，母亲重病在身，家里还有两个饿着肚皮的弟妹。二舅听了她的遭遇，又见那女孩长得水灵，就动了恻隐之心，把身上的酒钱一股脑儿掏给了对方。我说，“你也太好了，不会是个女骗子吧。”他说，“那个小姑娘看上去很是可怜，给她钱我情愿，譬如烧香了。”

二舅就是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他会疼人，可周围的人一个也不疼他。我不知道为何人人都不疼他？连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也不疼他，他们只疼我的大舅和小舅，否则干嘛只叫他一个人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大舅进了吃不完大米的粮管所，小舅进了牛逼哄哄的机械厂。在三个娘舅中，虽然二舅最没钱，与他相处的时间也不算最长，可我与他的关系最好。

我喜欢二舅的没大没小，特别是闻到酒香那副迷花眼笑的样子。记得他从“广阔天地”正式回城的那一天，他不是一般地迷花眼笑，而是情不自禁地笑，从心底里泛出来地笑。他见了，就拉我一把说，“大外甥，走，今朝请你吃老酒！”我问，“碰着啥开心事体了？”他握着拳头，朝天用力伸了伸手臂说，“我也要做工阶级了！”我不以为然

地说，“啥稀奇？人家三舅老早就当工人阶级了。”二舅说，“他的工人阶级与我的工人阶级不一样。”我问，“有啥不一样？”二舅卖关子，要我猜猜看。我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当的是天天有老酒吃的工人阶级。原来他分配进了城里唯一一家酒厂工作。

那天被二舅拉去吃酒的情景记忆犹新。起初我不想去，倒不是真的不想去，也不是刚好是我十二岁生日，而是怕被外婆骂。外婆骂起人来不留情面，像冬天里的冰雹。我虽然没被外婆骂过，但见过她骂二舅的样子，简直是一个张牙舞爪的狼外婆。我对二舅说，“我不去了。”二舅胸脯一挺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怕什么？男人迟早要学会吃酒的。”

二舅用手按着我的肩膀，两个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人行道，并肩钻进了位于县南街口的太白酒家。这酒家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当街也是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二舅说话的口气让我想起了孔乙己，他对柜里的伙计说，“热两碗黄酒，来一盆盐水豆。”我记得孔乙己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我们说的盐水豆其实与孔乙己要的茴香豆是一种食品，都是用蚕豆加工制成的，只是叫法不同。不过，我一点也看不出二舅身上有孔乙己的味道，孔乙己还有读书、哪怕是偷书的爱好，可二舅除了吃酒还是吃酒，别的一点爱好也没有。太白酒家我以前没来过，二舅领着我往里走。这酒家店堂不大，地面也不十分干净，里面摆着不过五六张油腻腻的小方桌，周围放着一些高矮不一的条凳。我踩着水渍渍的地皮，挑了一张稍高的条凳坐下，等着黄光光的老酒端上来。酒店伙计很快热好了酒，喊一声，“酒来了，黄酒两碗，盐水豆一份，两位请慢用！”

我学着二舅的吃酒姿势，把一条腿搁到条凳上，端起酒碗先闻了闻，然后呷一口。这酒一下肚，立即毒蛇似的乱窜，皱得我眉头直打结，只觉得舌头上辣麻麻、嘴巴里酸溜溜、喉咙口苦滋滋、肚皮内咕噜噜。二舅看着我的样子笑了，问我好吃吗？我说一点也不好吃。我想不明白，这酒不甜不咸的，为何二舅还吃得津津有味？二舅说，“酒是个

好东西，每天一碗酒，赛过活神仙。”他为了鼓励我把吃酒事业进行到底，又问店老板要了一盆猪头糕，他知道我最喜欢吃这荤腥。我见了猪头糕，目光像闪电，口水也流下来了。二舅关照我，“吃一口酒，才可以吃一块猪头糕。”我锁紧眉头，拿出吃中药的勇气，摆好梁山好汉的架势，一口酒一块猪头糕地大吃起来。这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的生日酒，也是我出了娘肚皮第一次品到老酒的滋味。

那天我回到家中，已不知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外婆是怎么骂二舅和骂我的？但我们肯定被骂了，或许我还被外婆打了一顿，不然第二天醒来怎么老觉得屁股痛。我问二舅是不是吃了老酒会屁股痛？他刮了我一个鼻子说，“吃老酒是不会屁股痛的，被你外婆打了才会屁股痛。”我心里暗骂，这个死老太婆！

二舅进酒厂工作不久，他就搬进了厂里的集体宿舍，我也回到了在小镇工作的父母身边，从此我们很难见上一面，没有了二舅的酒味，生活变得像白开水一样。后来我去了贵州读大学，想见二舅的面就更难了。

大四那年，我知道自己已被留校工作。在最后那个暑假里，我决定回家抽空去看一下二舅。我本想买两瓶贵州茅台送给二舅的，但考虑到路途遥远拿着酒不方便，当然也顾及到我干瘪的口袋。我自我安慰地想，二舅现在在酒厂工作整天跟酒打交道，恐怕对酒早已厌烦了。

我带了两盒贵州特产刺梨糕和一包竹荪来到二舅家。二舅不在，是二舅妈开的门。我第一次见到二舅妈，她看上去很老相，其实他比二舅小十岁。我听娘说起过，她离过婚，娘家是乡下徐家浜的，与二舅认识不久两人就闪电式结婚了。当初我在贵州回不来，就错过了吃二舅的喜酒。二舅妈告诉我，二舅在厂里加班。我和二舅妈不熟，一下子热络不起来，便客套了几句，放下东西就走。我决定去二舅的工厂找他。

二舅所在的工厂坐落于仓浜底一个野猫不屙屎的角落里，三面背水，只有一条小巷通往厂区。我打听了几位老伯伯老好婆，才七弯八弯摸着了酒厂那扇生锈的大铁门。

眼前这家酒厂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烟囱里不冒烟，厂区大道没人影。看门的老伯问我找谁？我说找我二舅。老伯盯着我看了一眼，说，“你二舅是谁？”我心中只有二舅，竟忘了报上他的尊姓大名。我赶紧报了二舅的名字。老伯一听是找“蒋建生”的，马上热情起来，指点我先到河边的那个棚子里寻寻看。

我来到河边的棚子里，没见一个人影，只有水泥池里满池的酒糟，糟味飘香，连空气都被这酒糟味灌醉了。我不甘心，朝棚子里喊了几声“二舅”，可没人搭理。我只好离开，在厂区内漫无目标地转悠。我感到奇怪，今天又不是休息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

前面一个棚子里堆着许多空酒甕，一排排像叠罗汉似的垒着。我走上去用手拍拍空酒甕，空酒甕立即发出沉闷的回音，它们似乎都在唉声叹气。这大热天的，棚子里倒很阴凉，不过阴凉得有点让人心寒和落寞。突然，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有点像猪的呼噜声。我寻觅过去，怪声来自一只横卧在地上的大酒缸附近。那只酒缸很大，口径足有一人高，面北的缸底有一个大窟窿，像一扇没有窗扇的窗子，怪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我走过去一看，大酒缸里躺着一个人，此人正是我要找的二舅。我一个闪念，脑子里竟出现了“酒圣”李太白的形象，可二舅不是李太白，两人虽都嗜酒，但二舅不会作诗赋词。他虽初中毕业，但经过“造反有理”的洗礼，实际文化水平恐怕连小学都不如。

“二舅，二舅。”我俯身推了推二舅。

二舅张开惺忪的眼睛，一看是我，便赶紧坐起来问，“大外甥，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先去你家你不在，舅妈说你在加班，只好到厂里来寻你了。”

“寻我啥事体？”

“没啥事体，只是好久没见你了，来望望你。”

二舅拿起身边一只白瓷的茅台酒瓶，扬了扬问我要不要来一口？我说我没有酒细胞，至今没学会。二舅说，“男人一定要学会吃酒，现

在哪桩事体不是吃酒搞定的？”我说，“我看你吃酒吃到现在也没有搞定什么。”二舅说，“大外甥，不是我吹牛逼，前几年帮厂里跑供销，我的业绩一直是第一名的，那种吃酒才叫吃呢！”我问怎么个吃法？二舅说，“吹喇叭，一瓶一口干。”二舅说着又拿起茅台酒瓶咕咚咕咚吃了两口。我问二舅，怎么吃起茅台酒来了？他告诉我，“骗骗野人头的，里边不是茅台，是朋友送我的一只空酒瓶，不过，不要小看这只空酒瓶，不管什么酒装在里面，再吃滋味就不一样了，就有好酒的味道了”。我问，“今天怎么厂里放假？”他伤心地告诉我，“厂里效益不好，停产了。”原来，他是怕不知哪天工厂真的关门卖厂，趁现在还可以进来，想多闻闻厂里的酒香，至于加班纯粹是骗骗家里的老婆。

我告诉二舅，我已经在贵州就读的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次回来，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能回来望他。二舅埋怨我说，“就是啊，贵州太远了，上个月我结婚你也没赶回来捧场。”我没大没小地说，“谁叫你结婚像乘直升飞机似的急吼吼地？”二舅说，“唉，年纪不饶人啊，你知道不，我已四十出头的人了。”二舅告诉我，他这个老婆也是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抢来的。这桩事体我倒没听娘讲过，很想听听。二舅卖关子，我越想听他就越不告诉我。我肚里想，二舅说不定是吹牛，他有抢的本领吗？听我娘说，当初在乡下那阵子，他连农村的残疾姑娘都要不到。这次，他要么做了第三者，用他现在做城里人的优势勾引乡下人的老婆。我知道，在知青回城那阵子，城里人凭着一纸城市户口就可以让乡下人羡慕死。尤其对农村姑娘来说，嫁个回城知青就等于鲤鱼跳龙门，今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吃好穿好的城里人了。

我人虽在遥远的贵州，但对家乡的情况还是挺关心的，尤其对二舅的情况。那时还不时兴手机，二舅家又没装电话，我是通过娘的嘴才了解他的一些近况。知道二舅妈不久给他生了一个宝贝女儿，后来又知道酒厂倒闭后二舅去了一家“野鸡”装潢公司做漆匠，再后来又知道二舅妈和女儿的户口都落实了政策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我在电话里

问过我娘，“二舅现在吃酒还厉不厉害？”娘对我说，“他的酒脾气改不了了，老酒比老婆还重要，一天两顿，一顿一斤，一日不隔，吃得眼睛都成兔子眼了，你舅妈三日两头骂他也没用。”我说，“二舅辛苦了一辈子，就这么点爱好，你们就随他去吧。”

有一年探亲回家，我狠狠心买了两瓶贵州茅台，想送给二舅尝尝。想不到快下火车的时候，从行李架上拿行李时，两瓶茅台酒抢先从上而窜下来，窜到车厢板上就粉身碎骨了，我心疼啊，不，我是替二舅心疼啊。那年月，我们的小城不像现在，只要有钱，茅台酒随时可买。我去探望二舅的时候，只得在附近小店里买了一箱绍兴黄酒代替。二舅安慰我说，只要是酒，他都喜欢。但看得出来，当我说到茅台酒在火车车厢里酒香四溢的时候，二舅的喉结拼命在动。看得出，他对好酒还是想吃的，只是他这辈子还没有吃到真正的好酒。

那天在二舅家里，我和二舅吃酒吃到深更半夜。后来我吃醉了，就睡在二舅家里。天快亮时，我被尿急醒，起来小便，听到二舅妈跟二舅在隔壁房间里说话。二舅妈说，“建生，你身上的酒味重来，让我困都困不着。”二舅说，“困不着就开电灯，我陪你说说话。”二舅妈说，“谁要你陪，看见你那张脸就触心。”二舅说，“我的脸怎么啦？”二舅妈说，“我情愿天天看你的真屁股，也不情愿看你那张吃得像猢猻屁股一样的脸。”二舅说，“你想看我的屁股，我马上脱给你看。”二舅妈说，“你老酒吃多了，我不要看。哪天你老酒不吃了，我就看你，也让你看我。”后来两人不说话了，只听见二舅妈在低声叫喊，“死猢猻，不要啊，不要啊！”我猜想，二舅肯定将雪白的屁股脱给二舅妈看了。二舅的屁股真白，我曾在澡堂里亲眼目睹过，只是他的胸脯不白，红红的，而且有一粒一粒小痈痈。那天我问过他，怎么会这样？他告诉我，里面装着老酒呢！

一天，娘打电话告诉我，说二舅出了车祸，被一辆工程车撞了。那段时间我刚被调到贵阳的一家报社工作，正好社里派我去江南几个沿海

城市采访，由于采访目的地离家不远，我抽了半天时间直奔医院。

见到二舅时，他刚好被护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只见他头上缠着纱布，身上插着管子，特别是插在鼻孔里的那根白管子，更衬托出他那只酒糟鼻的红润。我连忙问随后出来的开刀医生，“刚才那个病人要不要紧？”戴眼镜的医生看我一眼说，“怎么说呢？反正还没脱离危险。”这时，我看到外婆也来了。她一路骂过来，“腻糊猕，我老早关照他的，老酒吃么哉，总有一天要吃出事体来！”我娘在一旁制止外婆说，“妈，人都这样了，你不要多说话了。”

二舅命大，据说不久就脱离了生命危险。等我采访结束回到报社时，二舅已经治愈出院。我知道二舅的文化不高，便写了一封短信给他。虽然现在我基本不写信了，但对于一个没有手机又不会电脑的人来说，写信仍是一种最好的交流方式。我的信是这么写的：

二舅，你好！

喜闻你已痊愈出院，感到万分高兴！但高兴之余，不免又为你担心。照例我是你的小辈，无资格跟你说下面的话，但我也你的好朋友，所以我是以好朋友的身份说的。

酒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吃多了就不一定好了。有句老话说得好，物极必反。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晓得的。我知道你有高血压，而且心脏也不太好。我的建议是，酒可以吃，但不要吃得太多，平时吃得少一点，吃得好一点。好了，不多啰唆了。

祝你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你的朋友：大外甥

1999年9月9日

二舅没有回我信，他让我娘带讯给我，说我在大城市里吃了点墨

水，没当什么官，官腔倒学会了。娘告诉我，二舅现在年纪大了，酒量也小了，不过酒就像他身体里的血液，已经离不开了，老酒还是天天吃，只是好酒吃不起，仍以零拷的鬻头黄酒为主。

三年后，我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从贵州回到家乡，调入本地一家报社工作。虽然与二舅同在一个城市了，但大家都忙，又住得较远，因此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多。不过，现在我出去应酬，每当进入金碧辉煌的大酒店花天酒地的时候，时常会想起二舅，想象着他此时一定跷着二郎腿，坐在蟹眼天井里那张缺角的水泥台边吃老酒的情形。

每次我早早吃了夜饭去他家望他时，见他总是坐在蟹眼天井里的那个位置上，下酒的菜依然那么简单，一碗青菜，一碟花生米，只是旁边多了一台破收音机，他一边吃酒一边听苏州评弹。我知道他以前不喜欢听书的，问他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他对我说，人老了有些东西会变的，现在觉得边吃酒边听书那才叫神仙生活呢。我开玩笑地说，“二舅，那你吃老酒的习惯怎么不变一变呢？”他笑着说，“吃老酒的习惯怎么可以变呢？要变，进棺材再变吧。”

有家酒业公司开业，邀请我们报社一帮人捧场，回头货是每人两瓶贵州茅台。我拿回家后舍不得吃，想等二舅生日那天，送他一个惊喜。我知道他以前总是挑最便宜的酒吃，他曾向我忆苦思甜过，说他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没钱买酒，就问赤脚医生讨酒精兑了水吃。想必，虽然他拥有一只茅台酒瓶，但茅台这种好酒他一定没有吃过，让他这辈子也品一品正宗国酒的味道。

二舅生日那天，刚好是星期天，我就去他家送酒，可铁将军看门。二舅没手机，我只好打二舅妈电话，她告诉我，二舅身体出问题了，正在二院检查。

我立即赶到第二人民医院。进入医院大门，发现一个怪现象，几乎所有的医生护士包括病人都回头看我。开始我还以为自己长得帅回头率高呢，后来才发现他们注目的不是我，而是我手里的两瓶茅台酒。我这